

大年初五的财神,我们是迎过了,硝烟弥漫的鞭炮,也已经消散,但“迎财神”那天的一桩奇闻,却仍然成为元宵时节的笑谈——初五那天,40万武汉市民跪在归元古寺,烧香、磕头、“迎财神”,祈求一年好财运。

有识之士,闻之笑谈,“连下巴都笑掉了”。什么道理呢?道理很简单,归元寺是佛寺,是菩萨之所在、佛门之圣地,那财神爷呢,叫做赵公明赵元帅,乃道教之神。几十万人跪倒佛堂外去拜道教之神,看来是走错了庙门拜错了菩萨。

现在佛堂闹猛,菩萨们也忙得很。早生贵子,要拜托他;避灾祈福,要托付他;甚至连孔老夫子管的那档事——高中状元,也要交给他。笔者亲见一学子跪拜菩萨,托他保佑高考考得好,名校能进去,为了怕菩萨搞错,还将准考证举起来给菩萨“看看清”,不要记错了证件的号码。菩萨真是太忙,要办的事儿实在太多,从确保平安,一直到报仇雪恨,桩桩件件

都要管,如果没有个好脑筋好记性,还真会计错办岔呢!难怪观音要有“千手”,否则还真是完成不了那么众多的任务呢。现在好了,佛门不但要管自己分内的事儿,还要代为办理本属道教的发财这个“第一要务”,纵然是法力无边,也忙不过来呢。

## “拜错了菩萨”

司马心

其实拜错了菩萨的事,并非大年初五才有。多年之前,笔者去绍兴街上的三味书屋,那可是鲁迅老夫子的故地啊。只见厨房一个瓮里,丢满了小票硬币,那是南北游客,纷纷祈福所为。然而到鲁府之上,求什么福呢?发财致富,先生并不内行,早生多生,先生更非强项,要么又是拜托考试顺利,连中三元?似也不是先生的特长。究竟求的什么?再一问,那瓮,其实并不是什么“神器”,只是鲁妈们腌霉干

菜的事物而已。但是不管,只要有洞,就要丢币,就要求托,就像天下到处的水潭、圆石等等,管它释儒道,何论神佛俗,哪一处不是丢满了钱币、寄托了数也数不清的虔诚呢?谁还管得了这鲁迅读书的私塾是干什么的,而那黑黑的菜瓮本来又是何物。

当然也不必过度嘲笑“拜错了菩萨”——也是春节里头,某地一大群农民工,齐刷刷跪倒在曹雪芹的碑前,原来是讨工钱。曹雪芹一介书生,能为你作什么主?曹雪芹一生贫寒,他有什么万贯家财可以“散尽”、发给你们?但是讨薪的事儿,没人来管,当地的各路“菩萨”,一个个高高挂起、袖手旁观。白干一年的农民工们没有办法,只有乱拜,结果找到曹雪芹,跪成一排。说他何急乱投医也好,说他拜错菩萨也罢,这背后的原由,却值得我们同情,而这“拜错”的根源,更堪令我们反思啊!



世界杂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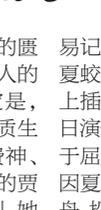
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,与春节直接相关的春运、春节晚会、春节旅游、春节期间物资供应、合家团聚、节日安全等等,也成为舆情热点。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利、不如意甚至意外,但亲情、温暖、祥和、企盼永远是这个节日最鲜明的主题。节日就像生活篇章中的标点符号,有了它们,生活才有节奏,有韵味、有感情。而春节无疑是一个圆满的句号,总结一年收获的同时,又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

其实,中国的节日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密切相关、水乳交融的,这一点,在以宗教为来源的西方节日明显不同。如果说在西方或其他宗教氛围浓郁的国家,宗教就是生活的话,在中国,生活本身就是国民最崇尚的宗教。自古及今,中国人信奉的核心只有一条,即“自求多福”,通过自己的努力,收获更多的幸福。而幸福的核心是拒绝匮乏,由低到高,分别包括物质的匮乏、空间的匮乏、时间的匮乏和尊严的匮乏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真正有“福气”的人并不一定是,或者说往往不是官大钱多的,而是物质生活富裕、居住宽敞舒适、无俗事劳身费神、受到别人真心尊敬的人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是中国作家塑造的有福之人的典型,她虽然有诰命夫人的封号,但其实乃一介平民。但袭了一等爵的族长贾珍,在工部做员外郎的贾政,手握管家实权有大把银子的女强人王熙凤,以及离经叛道的贾宝玉和多愁善感的林黛玉,都对“老祖宗”服服帖帖。曹雪芹在这里构筑的,其实是一个人生境界的金字塔,众人膜拜的,是贾母的福气。“福”同样是春节的核心主题,“迎春接福”代表着中国人对于来年幸福生活的祈愿。

但幸福不会自天上掉下来,必须“自求”,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。福气的基础是丰衣足食,在传统农业社会,必须由农业生

## 向幸福出发

李晓东



到国人节庆,感喟自己报国无门,而国人不知亡国已近,于是自投汨罗。

六月初六,是大暑的简易记忆。大暑在中伏,为一年中最热的时节,风俗为饮凉茶、吃凉面,意在消暑。七月七,是处暑的简易记忆。处暑即去,宋代词人秦少游名句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,金风就是秋风,意为暑意明显消散,秋风渐起,而下一节气正是白露。古代七月七有放河灯的习俗,男女子河边放灯游戏,祈求丰收,同时也是爱情萌发的佳期,牛郎织女的故事,正由此而来。

中秋节是秋分的简易记忆。秋分为秋之中,所以称中秋。八月为秋之中,十五为八月之中,故定在八月十五。八月十五吃月饼,其实是庆丰收的仪式,与端午吃粽子异曲同工。九月九,是霜降的简易记忆。九九登高赏红叶,而红叶是“霜重色愈浓”的。之所以命名为重阳节,表面上九为阳数之极,九九故称重阳。其实,霜降之日起,进入有霜期,农业生产基本停止,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冬了。由阳入阴,称重阳,意在阴阳交替,阳极而阴。重阳之后,虽有节气却再无节日。因冬天无农事,不需记忆了。到腊月二十三,人们再次忙了起来,有该歌描述一天一天迎新年的事项。腊月二十三,是大寒的简易记忆。阴极而阳,“猫”一冬的人们,舒活筋骨,又一次向幸福出发。

春,为四时之首。春节,亦是我们民俗节庆中最隆重的首席大典。特别是今年春节前夕,瑞雪飞卷漫舞,整座申城银装素裹,琼楼玉宇,一片祥光辉映。

“东风随春归,发我枝上花。”以往在每年的大年夜之日,我都要写一首迎春诗,以作贺岁,赠友同庆。况且现在写诗不像过去要磨墨铺纸挥毫,最好的载体就是手机。只要指间跳跃,就能屏作诗笺,互相传递,雅兴联谊。正在构思酝酿间,我的手机短信“嘟嘟”地响了。打开一看,是前辈丁锡满先生所发《除夕有感》:“新换桃符接大年,银鞭玉砌景无边。东风习习驱霾雾,过了冬天是春天。”这可是辞旧迎新的东风第一枝,诗意酣畅,气格朗健,充满了春天的憧憬和呼唤。于是,我赶紧回复小词一阙:《相见欢·迎春赋》“银花玉树迎春,福运长。金蛇狂舞贺岁,正能量。人康寿,家祥和,德日升。共添锦绣瑞气映华堂。”此后,我为争取主动,抢得先机群发给亲朋好友,让诗片词花飞向四面八方,为温馨而馥郁的“年味”增加盎然的人文情怀。

自群发了这首贺岁词后,我的手机短信随之“嘟嘟”地响个不停,尤其在弹奏一首欢快的春之声乐曲。首先回我的是远在花城的潘世权兄,他和我同是电台的同道,任广东电台一个频率的总监。早在七八年前,他每到新年时节,必发贺岁诗词给我,并总在诗后附言:请支持诗词原创,短信回复。正是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,才效法此道,加盟贺岁诗行列。潘兄的诗词带有明媚的南国风韵,他今年发我的是《卜算子·新春赋》:“长袖舞蹁跹,春嫣红绣。鸟语蜂喧水映间,天畔画屏透。花笺写新桃,轻啖杯中酒。但见晴空万里辉,癸巳当时候。”

上海的文朋诗友们反应也挺及时,我手机的短信屏幕上不时跳出他们回馈的佳作,犹如正举行着一场空间诗词嘉年华,你方吟罢我登场,妙语隽言献华章。如才思敏捷、诗笔矫健的齐铁偕兄以《咏梅》一诗相赠:“淑气冲融犹恐迟,早花残雪两纷飞。江南春光三千里,先上新梅十万枝。”齐兄亦是一位丹青高手,擅长中西绘画,而其下笔富有诗情画意,视觉形象生动明丽而语境十分丰逸,颇有缶翁当年咏梅名句:“十年不见香雪海,梅花忆我我忆梅”之情致。工于章草,精于书学的许思豪兄亦以《癸巳咏》相赠,畅达明快中见豪迈爽朗之气:“申城飞雪驱雾霾,千里迷茫一扫空。晴天瑞雪景无限,爆竹声中迎新年。”

整个春节长假中,凡是亲友聚会,我都会打开手机吟咏上几首贺岁诗词,美意同享。在这三阳始布、四序初开的时节,先让无限的春光洒满我们的心田。限于篇幅,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列举我所收到的贺岁诗,但河南郑州冯占国兄的诗,还是颇有禅风佛意的。这位对国学、佛学颇有研究的仁兄,以一首朴实而真切《癸巳吟》,弥散出大爱之心与和谐之音:“莲座拥慈云,人因得福音。癸巳春新悦,共生始偕缘。”而我的表妹常一鸣也给我发来了自己的贺岁诗《癸巳有感》:“锣鼓喧天送龙归,鞭炮声响银蛇催。蛇继龙神腾空飞,风调雨顺东风吹。”在我的印象中,运动员出身的她似乎没有文艺青年的履历,而今她退休了,竟也雅兴不浅地开始吟诗作词,是可谓盛世出诗人,共度好时光。

长时间在大致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区域散步,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,其中有颤颤巍巍的耄耋老人,有健步如飞的青年小伙儿,也有嬉闹雀跃的小朋友。有的常年在这里漫步,有的偶尔来一次;有的结伴而行,有的独自活动。把常年看到、遇到的各种情景叠加和思考,我发现,这就是一个浓缩的人生隧道,微观的社会舞台。

先说浓缩的人生隧道。

有一位八十开外的老太太,几年来常推个竹木结合、现已很少见到的儿童车,每天围着国家大剧院慢慢地走上一圈。单从她推的车子及无人陪伴

可以断定,她家可能不富裕。但老太太非常开朗,每遇着我们总要打个招呼,有时还要唠几句。我问她称她是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!但是去年一冬天,老人没出来,今年春天、夏天、秋天,仍不见老人的身影。我内心泛起一丝担忧:老人病了?小车“倒”了?我从内心祝福老人健康幸福,但又不得不接受辩证法的无情。

有位老妇人,行动不便,脑袋还向一边歪着。她常坐轮椅出来,在轮椅一边的扶手上,放个歌本,里面都是些老歌儿,她扭着头,看着歌本,不停地哼唱。有时她也扶着轮椅走几步,走得很艰难,但她的眼光仍然不离歌本,嘴里仍然流淌着歌声。她显然不是个歌唱家,因为她唱出的歌儿,调子常常跑得老远,但她似乎并不在乎,仍然不停地哼唱。每看到这种情景,我的心灵就会受到触动,心想:许多拥有朝阳的人,不一定知道光阴的可贵;看看这位老人,她是多么地珍惜和享受对她也许不多的余晖。朋友们,珍惜时光吧!

有一天,一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这里猛跑,我不由地冒出一句:几十年前,我也是这样!同时,我在心里跟小伙子说:不要笑话老人的蹒跚,几十年后你也会这样的。说像个微观的社会舞台,是对常看到的一些现象的思考。国家大剧院四周立着一块块牌子,上面对十四种行为作了限制规定,第一项就是不让在这里遛狗。但

雪雪亭出生于1913年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,以说传统长篇书目《三笑》在上海崭露头角。当时,演唱《三笑》的名家较多,于是上海出现了一股换说新书目之风。雪雪亭也在这时候,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准备之后,改说长篇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由于书目内容写的是一桩大冤案,主人公杨乃武从冤案开始被诬陷入狱,历经多次反复,挣扎于生死关头。悬念紧张,“关子”迭起,矛盾激烈,引人入胜。更由于书性与雪雪亭的表演风格相合,便于发挥特长,再加上,他对这一书目,勤奋研习,丰富发展了这一书目的表演艺术,演出之后,受到听众热烈欢迎,大为走红,成为了大响档。

当年,雪雪亭在苏浙各水陆码头演出,到处轰动。江南水乡,有的茶楼书场设在河港沿岸,每逢雪雪亭到场演出,赶来听书的小船只在河浜内停泊得鳞次栉比,犹如今天剧场前拥堵的车辆。有些听众从四处乡村坐了定期航船来听书。往往满满的一船乘客都是赶来听雪雪亭的听众,因此,有人戏称,这一航班为“雪雪亭”。

雪雪亭的演出之所以吸引人,首先是他的说表清脱,叙事状物,条理明晰,用词精当,像线

## 摩城传奇

上世纪50年代,黑人拳击手戈迪因为喜欢音乐,用打比赛挣来的钱开了家唱片店,由于没有经商经验,小店维持没多久就歇业了。但他没有就此打住,而是将注意力转向黑人音乐,当时,美国鲜有专为黑人录制唱片的厂子,戈迪从姐姐那里借了700美元,租下底特律一处不起眼的地下室作录音棚。由于戈迪曾为当地歌星写过些畅销歌,对流行音乐颇具前瞻性,又善于发掘好嗓子,且对旗下艺人的社交、生活作风实行严格管理,一改以往黑人歌手不良形象,他发行的唱片深受乐迷欢迎。进入60年代,黑人民权运动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不小进展,戈迪迎来了事业的春天。随后,从戈迪创立的摩城唱片(Motown)走出了迈克尔·杰克逊、马文·盖伊、戴安娜·罗斯等众多超级巨星,摩城也因此成了全美最大的黑人唱片公司。

是在这儿遛狗的大有人在。开始我以为这里是的工作遛就遛吧,还让狗随便拉,也不处理,散步的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踩上,特煞风景。与此相反,也常有一些“小镜头”令人感动。围绕大剧院外的人工湖,立着一根根一米来高的围杆,扯上链子,为的是不让游人玩弄湖水。一个奇怪的早上,凛冽的寒风把围杆刮倒了不少,链环也一截一截被扯断。有位红衣少女把刮倒的杆子一个个扶起来,再把扯断的链绳接好……

人拳击手戈迪因为喜欢音乐,用打比赛挣来的钱开了家唱片店,由于没有经商经验,小店维持没多久就歇业了。但他没有就此打住,而是将注意力转向黑人音乐,当时,美国鲜有专为黑人录制唱片的厂子,戈迪从姐姐那里借了700美元,租下底特律一处不起眼的地下室作录音棚。由于戈迪曾为当地歌星写过些畅销歌,对流行音乐颇具前瞻性,又善于发掘好嗓子,且对旗下艺人的社交、生活作风实行严格管理,一改以往黑人歌手不良形象,他发行的唱片深受乐迷欢迎。进入60年代,黑人民权运动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不小进展,戈迪迎来了事业的春天。随后,从戈迪创立的摩城唱片(Motown)走出了迈克尔·杰克逊、马文·盖伊、戴安娜·罗斯等众多超级巨星,摩城也因此成了全美最大的黑人唱片公司。

## 千人千面雪雪亭

吴宗锡

处位置,一切行动,使听众历历如见,而堂面景物,乃至场景气氛,真实生动,给人以强烈感染。

评弹艺术注重人物刻画,注重角色表演。雪雪亭对《杨乃武》一书的艺术加工,更突出体现于其角色表演上。《杨乃武》书中人物繁多。即以大小官员而言,地位不同,性格各异,形形色色。雪雪亭一人多角,将各种人物,运用面风手势,嗓音声调等,表演得性格鲜明,千人千面;外表内心,思想活动,刻画生动。他起的火爆脾气醇

亲王,刚愎自用的臬台蒯士芝,憨厚稚气的葛三姑,贪图钱财的绍兴师爷钱如命等,都给了听众以深刻印象。《杨乃武》是清代题材的书目。以前的传统书目很少清代题材,因此其原有的手面程式亦皆不适用于表现清代人物的服饰,也不适用于表现其生活用具和动作。对此,雪雪亭向文明戏、话剧及其他戏曲吸收借鉴,创造性地表现翎子、马蹄袖等的虚拟性手面以及打干、作揖等动作,丰富了其表演艺术。

雪雪亭师从徐云志,说唱《三笑》时,学唱的是徐调。在演唱《杨乃武》后,为了适合书情,在快徐调的基础上,吸收小杨调等唱腔,创出了朴直明快的唱腔“严调”。严调吐字清晰,腔句平直,长于表叙,唱来亲切流畅。但并非他不擅抒情。严调在演唱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的关子书目“密室相会”中,杨乃武为使小白菜吐露真情,为自己昭雪冤情,以大段唱篇来“激动她的心,感动她的情”,就对严调的抒情性唱腔有了很多发挥。雪雪亭唱来,声泪俱下,沁人心脾,十分委婉动听。

评弹群星谱 杨振雄着意营造评弹的雅趣。



望待归人

(中国画) 吴建平



夜光杯